

◇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企龙山下一汪水，未名。但不能称之“未名湖”，未名湖也是个堂皇的名字。无名湖同理。且允许我暂呼其“待名湖”。早晚有一天，一个紧贴当下特征的名字会咣当扣到它的脑袋上。

该湖面积目测不会超过一千平方米。绕湖一周，慢走也就十分钟。农耕时代，村村可见这般水坑，没人管它生死存亡。伊靠天吃饭。雨水多时涨得满满，岸边的动植物皆大欢喜，仿佛在唱“庆丰年”。无雨时则压低腰身，靠往年积蓄，勉强维持一个湖的样子。大大小小一众生物都勒紧肚子苦熬光阴。有这么个洼地，总归是个盼头。

今日深入城市中心的水坑，湖边神奇地留有一点农田，田垄齐整。几次路过，先后看见里面种着辣椒、茄子、南瓜、丝瓜等蔬果。路边摆着一盆盆尚未长成的花卉，个个懵懵懂懂的样子。偶有几个戴着草帽的人，手持镐头整理土地。浓浓的大粪味随风飘来，鼻孔下意识地收缩一下。

离湖十余米，农田旁边是一个临时搭建的铁皮屋子。墙壁和屋顶上铺满绿色的藤类植物，叶片密密麻麻。

初见小房，感觉他像个孩子。小伙子1998年出生，看上去有点腼腆，说话不多，但开口诚恳又自信，他是我们此行新疆的司机。我容易晕车，申请坐在副驾驶座，一路上，也就有了和小房多一些的交流。

那天上车，我被车里放着的音乐“惊”了一下，几乎全是我学生时代爱听的歌，从小虎队的《爱》到周杰伦的《半岛铁盒》，从SHE的《一千零一个愿望》到梁静茹的《会呼吸的痛》，这些歌，实在和小房的年龄不符。我反复问他：“你怎会爱听这些歌？”小房说，这是手机听歌App推送的歌单。为啥会推送这样的歌单？“现在的新歌不好听，我常听这些老歌，有很强的时代代入感。”三言两语，小房就一语中的地道出了我的心里话。听着这些歌，这一路，我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事，全是回忆。后来，我甚至默默地记下歌名，准备回家后自己建个歌单。

新疆地大，这些天，我们几乎都行驶在路上，对我来说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，我拍公路、拍戈壁、拍沙漠、拍盐碱地，也拍路牌。小房话真少，但他善解人意，见到路牌举起手机，他会轻点刹车；我们接打电话，他贴心地

合欢，五月始出叶，六月开花。

《新修本草》上记载，合欢叶片像皂荚和槐树叶，很细。五月开花，秋天结果。果名荚，薄薄的，里面有子。想来是因为地域的差异，至新疆花期竟推迟了一个月。

合欢的花很特别：细长的丝绒，不是花瓣，而是花丝，“上半白，下半肉红，散垂如丝，为花之异。”花丝细密，像姑娘纤细绒密的睫毛，让人不忍触碰。是以合欢又名绒花树。

从前住的楼下，有几株合欢。花期伊始，开得云罗伞盖，远远望去像楼宇的裙裾。青翠的叶，水红的花，翠玉红棠联袂一树。花叶随风舞，像裙摆抖动。原本还有距离的两栋楼竟被合欢树连成一体。清晨树叶和花一起绽开，又蓬勃又精神。花开得极繁盛，一层层地铺在绿叶上，像天空中绯色的云落下来，羽冠绯红，层层

待名湖

门前暗处拴一条大狗，从环湖小路上走过时，大狗猛然扑出，挣得链子哗啦响，吓人一身冷汗。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，光着脚走在路上，哭咧咧地喊，妈妈，妈妈。湖边草丛中站起一位少妇，喝道，在这里呢，喊什么喊。

湖边常年绿色。有莲雾、田菁、鬼针草、假臭草、翅荚决明、黄槐决明等。暮春时节，粉红的莲雾掉落在草丛里，捡一个来吃，脆生生，飘忽的清甜，感觉春天就该是这个味。

下至岸边，水清，好几条寸把长的小鱼，近乎透明，亦摇头摆尾，呈悠然自得状，并不因小而局促和紧张。头、尾均清晰可见。一两只水黾（俗称水蜘蛛）站在平静的水面上，在其纤细脚下，水面堪比马路。倏忽远走，身后拉出一道波纹。湖水最边缘停着一团黑乎乎的物体，细看，乃一个个豆粒大小的螺，不知是田螺，还是其他什么螺。它们中的一两只偶尔动起来，亦搅动不了水，水面

最美的风景在路上

把音乐的音量开低；我们想拍照时，他总能找到最佳停车点——他休息，我们则成为风景里的风景。我心里为这“90后”暖男点赞。

偶尔有几天为了赶路，我们下午也疾驰在高速公路上，我担心小房会犯困，硬拉着他聊天，这才知，小房十五六岁时的寒暑假，就开始跟着父母跑运输。他喜欢车，后来也干过修车这行。聊学习，他说自己读书时成绩不差，但父母生意忙，没人管他，所以贪玩的小孩，也就没有了高学历。不过，踏上社会后的他，也努力地读了成人本科，后来还考了修车的技工证。我鼓励他：“现在这社会，精通一门技术才是真本事。”小房是真喜欢车、也懂车，我想换车，听他的各种车的高见。我还请教了他一些车里小故障，他也传授了我一些路遇车辆碰撞，不慌不忙的经验。

当然作为司机，最重要的，还是安全驾驶。小房在塔里木运输公司工作，他的工作单位对他们有严格的要求，不能超速、不能接打电话、不能吃

整体仍平静如初。

远处走过的人，谁能知道这小小的一汪湖水中，诸多的生命热闹非凡，锣鼓喧天。

隐身茂密的绿植后面，对岸的人绝对看不到。风吹草不低。凭我直觉，将来这些没人头顶的草啊花啊，都会被清除掉。

就像近在咫尺的那座企龙山，长满荔枝树，间种香蕉树，承接天地间的野气。忽一日，绕山一周，铺一条崭新的柏油路，路边种些花草，便成一市民休闲公园。所有的美丽和秩序全由人造，不能由天。在日益庞大的城市，人类自认有这个能力。

待名湖畔陈旧的石板路一定会被凿掉，重新修整。湖边或许围上栏杆。自己从大地上钻出来的无序草木必然被花圃中移来的同类替代。人们的视野里不再嘈杂。红的花黄的花蓝的花绿的叶子，全都消失了野性，如同家养的小猫，乖巧而柔顺。农田也是暂时的，早晚被赶走。那些浓烈的大粪味儿飘落在湖中，沉入水底，和一条侥幸没被捞起的大鱼“闲坐说玄宗”。

东西……连续开车4小时，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。我们吃水果时，我很想朝他嘴里塞一颗，但他坚决不吃；有电话来，他一定摁掉；一路完全按照限速开；每次上车后，若前后排有人没系安全带，他绝不动车，十分自律也有分寸。

那天，我们要走沙漠公路，他从同行兄弟处打听到公路正在维修，每日按时间限行。他就提前为我们规划行程，提出合理的出发时间，既避开限行，还留出了网红打卡点停车拍照的时间。

一直开车会不会厌？小房说不会，休假时，他依旧开着车和发小们走南闯北看风景。他们会在车里装上帐篷、烧烤架，各种露营的设备，“自驾出门，哪里风景好，就把车停哪里，我不喜欢去景点，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。”

工作时的的小房，带着我们看的也是沿途最好的风景，他也努力给坐车人最大的安心。我们都说，小房的心理年龄绝对超过实际年龄，手握方向盘的他，给人的感觉沉稳又自信。确实是，自信的人，干什么都行，我也相信他，能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，看到沿途最美的风景。

意。合即为安，合则欢，是为合欢。

不见合欢花，空倚相思树。合欢寄寓了多少欢欣和愿望。年年如意，岁岁合欢，寄愿如此。叶澜依是《甄嬛传》中的一个妃子。她在雨中拾捡合欢花的镜头，敲痛了多少人的心。皇宫深似海，深情如她也只能把所有的爱都埋藏在心，藏在一年一年的花期里。人间邂逅留下的多是初见心欢，别离惊心。一树树的花，朝暮之间良辰即逝。短暂的花期像极了红颜，时光流泻，唯有深情年年。世间多少痴情，最后只能用时光埋葬。

合欢花期长，花多。常常是早上开一树，晚上落一地。落在草坪上一朵一朵的残红，像又开了一次，而良宵已过。多少美好的时光就这样浓烈地去了。

而生活原是要一路向前啊！

◇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◇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合欢

叠叠，又香又艳。

合欢像恋爱的女子，香味蜜甜、缠绵。夜色愈浓，愈是甜香。至夜，香气浓烈，空气里覆着蜜香，像要饱胀出来。让人联想到情欲，合欢啊。

相传虞舜南巡仓梧的时候去世，娥皇和女英两位妃子终日汨洗面，眼泪流尽了，双眼开始滴血。最后血流尽了，两人抑郁而终。后来有人发现两位妃子的精灵和虞舜的精灵“合二为一”，就变成了今天的合欢树。到底民间传说，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。

合欢每至傍晚叶片闭合，昼开夜合。“合”有融洽，和睦，配偶之